



辞掉白领工作回乡村当农机手，罗慧鑫说，在田野上，愿望是能实现的，前途也是可观的，未来也是可期的

“95后”全能女机手 人称“罗大炮”



4月的铜梁，风是轻的，天是清的。

田埂上的野花刚冒出头，育秧大棚里已经绿成一片。远处传来机器的轰鸣声，不紧不慢，像春天的心跳。

一台旋耕机从田那头开过来，新翻的泥土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。驾驶座上坐着一个年轻女子，扎着马尾辫，小麦色皮肤，挽起的袖子下露出一截结实的小臂。她踩下离合，挂挡，加油门——动作干脆利落。

到了地头，她跳下来，蹲下身抓一把土，捏了捏，又凑近闻了闻，冲远处喊了一嗓子：“这块地行了，明天上水！”

亮堂堂的声音，穿过春风，把田里的白鹭都惊飞了几只。

从都市白领到乡村农机手

她叫罗慧鑫，外号“罗大炮”。不是脾气冲，是嗓门亮、性子直、做事从来不拖泥带水。村里人这么叫她，她也笑着应：“这个名字，比那些文绉绉的称呼来得实在。”

如果时光倒回两年多，人们会在城里的写字楼间见到另一个她。

那时候，罗慧鑫脚踩高跟鞋，身穿职业装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“咚咚咚”地穿行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里，手里夹着文件夹，一副标准的都市白领模样。周末偶尔回村看看外婆，穿得漂漂亮亮，邻居见了都说：“这丫头有出息，在城里干得不错。”可她自己知道，心里有个声音越来越响。

1997年1月，罗慧鑫出生在铜梁农村，也在农村长大。小时候，外婆下田，她就坐在田埂上玩泥巴，看稻子从青变黄，看蜻蜓在谷穗上歇脚。那些关于土地的记忆，像一粒粒种子，埋在心底，孕育着希望。

可她每次回来，看到村里越来越多的田闲置，觉得很可惜；看到那些老人

弯着腰插秧，心里就发酸。

“我外婆那一辈人，对土地是有感情的。到了我妈那一辈，基本就不愿回来种田了。更别说我们这些‘90后’‘00后’了。”说这话时，罗慧鑫语气平淡，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执拗。

2023年，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决定——辞了城里的工作，回乡当农机手。

说不来漂亮话就用行动说

消息像长了腿，很快传遍全村。

“她？开农机？别开玩笑。”

“小女儿一时头脑发热，怕是干两天就跑了。”

村里人当着她的面也不藏着掖着：“说实话，你会种田吗？”她没辩解。嘴笨，说不来漂亮话，那就不用行动说。

2024年初，区里组织农机驾驶培训，她第一个报了名，成了班上唯一的女学员。

学插秧机那天，她被泥水溅了一身，方向盘打了半天，机器就是不往前走。教练在旁边喊：“你力气不够！”她咬着牙，一遍不行就两遍，两遍不行就十遍。手上磨出水泡，水泡破了结成茧，茧又磨破。

三伏天，别人在树荫下歇凉，她在地里练收割机，晒得同学都认不出她。有人问她：“你不怕被晒黑啊？”她笑笑：“黑就黑呗，又不是没见过太阳。”

就这样，旋耕机、插秧机、收割机、拖拉机，她每一样都会操作，还玩转了无人机，成了十里八乡出了名的“全

能手”。

村里人再看她时，眼神变了，都抢着说：“罗大炮，明天先来耕我家那块地！”

像“打滴滴”一样约农机

清明假期第一天，别人在朋友圈晒出游的照片，罗慧鑫在田里晒着。

同事问她：“你不休息啊？”她头都没抬：“还有几百亩没收尾呢，歇什么歇？”

旋耕、泡田、打浆、育秧、播种……一环扣一环，老天爷不等人，地也不等人。

放在以前，就算她再能干，也有一桩头疼事：这边农机闲着，那边农户找不着机器。信息不通，两头着急。

现在不一样了。

铜梁区供销社旗下的龙壤供销集团，在全市率先搞起了“网约农机”。全区的收割机、旋耕机、插秧机、无人机统一建档，统一调度。农户只要打开手机上的“芯农服”小程序，点进“网约农机”，输入时间、地点、面积，就能一键下单。

系统根据农机位置和订单量智能派单，确保一个小时以内，机器到位。“就跟‘打滴滴’一样方便。”罗慧鑫笑着说。

她自己也成了这个平台上的“抢手机手”，订单一个接一个，从早忙到晚。加上这几年铜梁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，机耕道修到了田埂边，小田并大田，农机开进去“两下就逛完了”，效率翻了好几倍。

如今，平台上已经整合了600多台农机，建起了集培训、维修、调度于一体的总部，在5个镇设了分中心。

如今，铜梁全区已有超过70%的田地耕作实现了机械化，但大型机械耕作的田地却仅有40%左右。

“缺旋耕机，更缺机手。”铜梁区供销社主任张桂生介绍，铜梁现有300名持证机手，像罗慧鑫这样的女机手也有10余名，但缺口依旧超过200名。

4月7日这天，铜梁白羊镇水碾村，忙碌的罗慧鑫身边出现了肖鹏、肖遥两兄弟的身影。两人从广州回到铜梁，专程找到罗慧鑫学习旋耕机驾驶技术，“现在农村产业发展好，缺年轻人，回来大有可为”。

“三方共耕”给种地上双保险

罗慧鑫心里清楚，光有农机还不够。种地这件事，根子上得解决“谁愿意种”的问题。

前些年，土地流转搞得很热闹，可问题也跟着来了。地租一年比一年高，管理起来费时费力，不少大户干着干着就亏了，最后撂挑子走人，地又闲置了。

铜梁琢磨出了一套新办法，叫“三方共耕”。“说起来也不复杂：供销社出钱、出种子、出化肥、培训农机手；村集体把土地归拢起来，组织生产；农民以土地入股，年底分红。”张桂生介绍，三家绑在一起，资源共享，利益共享，风险共担。

“等于给种地上了一道双保险。”罗慧鑫说得更直白。

2024年，水碾村第一个试点“三方共耕”，200亩地交给罗慧鑫负责整地、插秧、收割。她带着农机队干得风风火火，年底一算账，农户分到了钱，村集体有了收入，供销社也没亏。

模式一下就推开了，福果镇、侣俸镇……一个接一个村跟上来。

到今年，全区“三方共耕”的面积已经达到4.5万亩，覆盖60多个经营主体，带动两万多户农户。

“育秧、栽插、收割、飞防，什么都给你搞好了。”侣俸镇凤飞村的陆学才大爷说起这事儿，笑得合不拢嘴：“有了社会化服务撑腰，我就不怕了。”

傍晚收工，罗慧鑫把旋耕机停在田边，跳下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。细雨在水面上点出涟漪，几只燕子从头顶掠过，叫声清脆。

“你知道吗？我最喜欢春天这个时候。”她忽然开口，声音比平时轻了许多，“地翻开了，种子育好了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你看着那些秧苗一天天长大，就觉得日子有盼头。”

这两年，她眼看着村里的年轻人慢慢回来了。有的跟她学开农机，有的搞起了电商卖农产品，有的在合作社里管账。村子不再只是老人的村子，开始有了年轻人的声音和身影。

“在田野上，愿望是能实现的，前途也是可观的，未来也是可期的。”罗慧鑫说。

新重庆-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何庆渝



罗慧鑫在操作旋耕机

罗慧鑫在教学员使用旋耕机



“95后”全能女机手罗慧鑫